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九 起重光赤奮若盡强圉協洽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景帝中子也應劭曰禮謚法威强叡德曰武

建元元年 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貢父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稱之以

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也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從也適往也治直吏翻繇古由字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

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復扶又翻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内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操千高翻下同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音干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

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行下孟翻知讀曰智好呼到翻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治直之翻莫

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漸音沾謂浸潤之也摩謂砥厲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去羌呂翻復修教化而崇起之復扶又翻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自始皇初并天下數之至亡十四年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

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扺觸也冒犯也殄絶也扞拒也嚚魚巾翻冒如字又莫克翻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工衡翻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自此以下條第二策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謂授之位以試其材少詩沼翻長知兩翻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

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爾雅釋名囹領也圄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也禮記正義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荅曰月令秦書則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漸子廉翻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申不害商鞅也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者為貪狼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背蒲妹翻趨七喻翻是以

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髙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髙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

（文學之詔書亡古無字通下同）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數所角翻）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帥所類翻）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稱尺證翻塞悉則翻）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

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長知兩翻訾讀曰貲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害猶妨也離力智翻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知讀曰智治直之翻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貿音茂渾戶本翻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

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而任使之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易以豉翻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量音良師古曰録謂存視也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自此以下係第三策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晻古暗字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師古曰堯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孟康曰舜耕於歴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

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塞悉則翻行下孟翻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謹於微則其善著明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修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樂音洛師古曰復謂反覆行之也音扶目翻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敝非道由失道故有敝亡古無字通下同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

眊而不行眊莫報翻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捄與救翻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更工衡翻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捄謂救其敝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教立

政垂則不違此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 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 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師古曰致至極也貢父曰致當屬下句少詩沼翻 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

鑒古戾字師古曰安爲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詭違也異也與歟同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著也言鳥不四足分扶問翻予讀曰與去羌呂翻傅讀曰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音敖囂囂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載乘也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

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揎謂轉蹴也蘇林曰朘音攜石俗語謂朒為朘縮師古曰孟說是也揎音宣蹴音子六翻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羨饒也讀與行同音弋戰翻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樂音洛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翻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行下孟翻下同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皇皇急遽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易解卦六三之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而奪園夫紅女利乎舍讀曰捨言為君子者當如公儀休若廢而不遵則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尊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

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數所角翻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漢書作嚴助蓋明帝諱莊避之也會王外翻天子擢為中大夫按考異曰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仲舒傳曰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則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舉

賢良見於紀三年閩越東甌相攻莊助已為中大夫故皆著之於此仲舒傳又云遼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仲舒由是得辠按二災在建元六年主父偃傳上書召見在元光元年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書或作書不上而偃後來方見其草槀也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治直之翻少詩照翻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帝之兄也謚法好更故舊曰易音亦易王帝兄素驕好勇好呼到翻下同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春二月赦　行三銖錢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

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謂薦進賢者若推車轂然主於進也推吐雷翻轂古禄翻班志代縣屬代郡蘭陵縣屬東海郡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王者之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自秦滅先王之禮其制不存朝直遥翻下同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古者高車立乘安車坐乘據申公傳安車以蒲裹輪孔穎達曰安車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余按孔氏所謂小車乃古之大夫致事者適四方所乘私車也今加禮申公迎以駟馬安車非小車也既至

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治直吏翻）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漢制郡國皆立邸於京師申公魯人故舍魯邸）是歲內史甯成抵罪髡鉗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安淮南王長之子長於文帝為弟安於景帝為從弟於帝為諸父行）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見賢遍翻）安雅善武安侯田蚡（雅素也）其入朝

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遺于季翻）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漢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謂之東宮亦謂之東朝）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六年復扶又翻）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下遐嫁翻）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

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石姓衛大夫石碏之後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揔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朝直遥翻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坐徂卧翻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勝音升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聞音問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少詩沼翻今萬石君家不

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謂事有當諫正者廷見謂於百官正朝畢集之時屏必郢翻見賢遍翻上以是親之慶嘗為太僕御出為上御車而出考異曰按百官公卿表慶不為太僕蓋嘗攝職也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易以豉翻竇嬰田蚡既免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謂言事多見聽用數所角翻士吏趨勢利者趨七喻翻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為嬰蚡交惡張本橫戶孟翻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昌高祖功臣許盎之孫柏至地闕　初堂邑侯陳午尚帝姑館陶公主嫖帝之為太子公主有力焉班志堂邑縣屬臨淮郡陳午高祖功臣陳嬰之孫館陶縣屬魏郡公主援上為太子事見上卷景帝前七年　以其女為太子妃及即位妃為皇后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厭於鹽翻上患之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以求子然卒無之卒子恤翻后寵浸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忤五故翻

長知兩翻必重得罪重直用翻婦人性易悅耳易以豉翻宜深慎之上乃於長主皇后復稍加恩禮復扶又翻上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之上巳祓禊也祓音廢又音拂還過上姊平陽公主班志平陽縣屬河東郡公主景帝女降平陽侯曹壽悅謳者衛子夫師古曰齊歌曰謳一侯翻子夫母衛媼平陽公主家僮也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媼者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夫家姓媼烏晧翻主因奉送子夫乃入宮恩寵日隆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矣恚於避翻慍怒也幾居衣翻數所角翻上愈怒子夫同母弟衛青其父鄭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師古曰縣遣於侯家供事

也與衛媼私通而生青冒姓衛氏冒姓者青本鄭氏子而冒衛姓也青長為侯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大長公主即館陶公主也長知兩翻騎奇寄翻下同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騎郎之騎從者郎中有車戶騎三將逆取曰篡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建章宮監掾史太初元年起建章宮蓋因舊宮而大起也青時為建章監而兼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初置茂陵邑班志茂陵邑屬扶風黃圖曰本槐里之茂鄉武帝起陵邑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時大臣議者多冤鼂錯之策鼂錯事見上卷景帝前三年務

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謂暴露其過惡數所角翻疵才斯翻病也瑕也笞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代王登王參之子文帝之孫長沙中山王景帝子濟川王梁孝王之子濟子禮翻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歎息累重也欷歔欷也悲思之積於心聞欷歎之聲則其悲思益甚累力癸翻欷許既翻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幼一笑翻眇音妙精微也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得蒙肺附為東藩屬又稱兄肺附一作肺腑史記正義曰顔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繆又改胏為附就其義重疎繆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也呂廣云太陰肺之脉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于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濇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曰肺腑腹心也余謂史若從肺附則顏說為是若從肺腑則依正義勝王中山在關東故曰東藩以親屬言則勝於帝兄也泣亦淚也

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甚莩音孚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擯卻斥退也擯必刃翻卻丘畧翻骨肉氷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

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省悉井翻）河水溢于平原（平原本齊地高祖置郡禹疏九河皆在平原勃海郡界）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内翻）濟川王明坐殺中傅（濟川王明梁孝王子應劭曰中傅官者也漢諸王國有太傅秩二千石掌傅王以德義中傅出入王宮在王左右亦主傅教導王梁王傳作中尉此從帝紀）廢遷房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

七國之敗也（事見上卷景帝前三年）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粵從之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

擊固其常又數反覆（數所角翻下同）自秦時棄不屬（不屬不臣屬也）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莊姓也戰國時楚有莊周趙有莊豹）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覆敷又翻）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考異曰史記東越漢書嚴助傳皆云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或亦誤耳）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東南邊越）會稽

守欲距濞不為發以法距之為無漢虎符驗會工外翻守式又翻為于偽翻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旨謂曉諭以天子不欲出虎符之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處昌呂翻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之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漢書作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與眩同音州縣之縣又工縣翻鬻音育　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姓譜

吾音虞即虞丘氏史記有楚相虞丘子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風俗通曰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子孫為東方氏吳人枚皐濟南終軍等姓譜枚姓出於周官銜枚氏其後以官為姓風俗通六國有賢人枚被終姓出於顓頊裔孫陸終濟子禮翻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皐不根持論好詼諧言其議論無所根據好呼到翻詼古回翻李奇曰詼嘲也上以俳優畜之師古曰俳雜戲也優調戲也左傳曰少相狎長相優俳優即令伶人調戲者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數所角翻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

北至池陽西至黃山班志池陽縣屬馮翊黃山宮名在扶風槐里縣南獵長楊東游宜春長楊宮名水經注云槐里縣東有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逕長楊宮宮有長楊因名其地在盩厔界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在長安城西非東游也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號始此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平陽侯曹壽尚帝姊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射而亦翻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號戶高翻鄠杜令欲執之班志鄠縣屬扶風杜縣屬京兆宣帝更為杜陵鄠音户示以乘輿物乃得免

乘繩證翻又嘗夜至栢谷水經河水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栢谷水水經注云水出弘農縣西石隄山北逕栢谷亭下即帝微行處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溺奴吊翻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嫗威遇翻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飲於禁翻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羽林郎屬郎中令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曰羽所以為王者羽翼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

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等諸宮師古曰為休息更衣之處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五柞宮名水經注在盩厔縣長楊宮東北更工衡翻柞昨作二音上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畮及其賈直師古曰舉計其數以為薄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以其墻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盩厔屬扶風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杜佑曰盩厔唐為宜壽縣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大數也盩音輈厔音窒賈讀曰價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師古曰時未為京兆扶風馮翊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予據班表帝後改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都尉為右扶風是為三輔屬之欲翻表

屬縣草田草田荒田之未耕墾者欲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說讀曰悅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河南河內河東為三河漢高帝始居洛陽後西都關中是去三河之地也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滻水亦出藍田谷逕藍田川北出霸陵入霸水霸又北入于渭涇水注見六卷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流與霸水涇水合又東至船司空入河陸海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之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陸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

所印足也印古仰字通用音牛向翻又有秔稻棃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芋即蹲鴟也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大者為芋魁其小者附麗甚衆白䵷可食䵷與蛙同師古曰似蝦蟆而小長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鎬水經渭水東過槐里縣故城南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與鎬水合班志豐水出鄠縣東南鎬水上承鎬池水於昆明池北皆在上林苑中其賈畮一金賈與價同今規以為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廣狐菟之苑菟古兔字通用大虎狼

之虛壞人冢墓虛讀曰墟壞音怪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賀瑒曰耆至也至老之境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師古曰亂馳曰騖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曰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貢父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亦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應必有顛墜之變樂音洛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

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百官表給事中加官師古曰漢官解詁云掌侍從左右無員常侍中續漢志給事中關通內外蓋以給事禁中名官也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上又好自擊熊豕說文熊似豕山居冬蟄春出詩䟽熊能攀緣上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豕謂野豕也生一歲為豵二歲為豜二獸皆能突人馳逐野獸司馬相如上䟽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也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賁音奔臣之

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貢父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射而亦翻卒讀曰猝犯屬車之清塵屬車註見十三卷師古曰屬者言聯屬不絶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說者乃以清塵為清道灑塵非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不得用宜承上文為句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軫後車横木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近其靳翻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橛謂車之鉤心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橛距月翻況乎涉豐草豐草茂草也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虛讀曰墟樂音洛下同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為于偽翻蓋明者遠見於未萌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知讀曰智旣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櫩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

耳非畏禍乏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矣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考異曰此多非今年事因莊助激東甌及撤行始出終言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六月旱　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孛蒲內翻　是歲南越王佗死佗徒河翻其孫文王胡立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建元元年行三銖錢至是而罷又新鑄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夏五月大蝗　秋八月廣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無後國除二王皆景帝子越中二年四月受封乘中三年三月受封至是國除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景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故遼東有高廟

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又立便殿為休息閒宴之處耳便如字沈約曰漢氏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前廟後寢以象人主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不改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文帝以為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是至今陵寢遂絕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孝文皇后竇氏也

六月癸巳丞相昌免許昌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

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師古曰甲諸第者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膏腴謂肥厚之處治直之翻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屬之欲翻遺于季翻好呼到翻勝音升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孛蒲內翻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

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為于偽翻下同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大農令本秦之治粟内史也漢初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農令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奴協翻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之越又劗髮張揖以為古剪字師古曰劗與剪同張說是也應劭曰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不可以冠帶之

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與讀曰預）非彊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勝音升）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處昌呂翻服虔曰竹叢曰篁師古曰竹田曰篁音皇）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昧晴也言多草木也）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

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險阻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能盡載于地圖也著竹助翻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内大寧戴白之老師古曰言白髮在首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内貢者以土產之物來貢也酎者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也漢制於正月旦作酒八月成曰酎酎之言純也八月嘗酎於太廟諸侯王各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大内都内也國之寶藏班表治粟屬官有都内令丞言越國僻遠既不輸土貢又不輸酎金於中國得其地無益也酎直又翻一卒之奉不

給上事（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于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戇陟降翻）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比毗至翻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年復扶又翻未復如字）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師古曰資

猶齋也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轎竹輿車江南人又謂之籃輿領山嶺也不通舟車故用肩輿以行轎旗妙翻拕音它曳也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謂水道多巨石船行上下音與石相擊觸也林中多蝮蛇猛獸應劭曰蝮蛇一名虺蠚螫也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臂而郭璞曰各自一種蛇其蝮蛇大頭細頸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惟出南方蝮敷福翻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歐吐也泄利也師古曰泄以制翻屬之欲翻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

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也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傳寫字誤省耳左傳有魯大夫簡叔以其軍降處之上淦班志豫章郡有新淦縣應劭註云淦水所出上淦蓋淦水之上流也降戶江翻處昌呂翻淦音紺又工含翻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棹行舟之役故多死也復扶又翻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號戶高翻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曾才登翻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

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内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為于偽翻下同朝不及夕師古曰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難乃旦翻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以高山人迹絶車道不通天地

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領水即贛水也班志所謂彭水出豫章南壄縣東入湖漢水庾仲初所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於江者是也漂石破舟言三百里贛石）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由餘干界中（班志豫章郡有餘汗縣應劭曰汗音干今饒州餘干縣漢古縣名也）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治直之翻）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積子賜翻聚慈諭翻）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師古曰緜弱也言其柔弱如緜）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

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音晚引車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近其靳翻師古曰癉黃病也丁幹翻暴露水居蝮蛇蠭生師古曰蠭毒也音峯疾疢多作疢丑刃翻病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謂摠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甲者閩越王弟之名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處昌呂翻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

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畜許六翻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共讀曰供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背蒲妹翻罷讀曰疲勌即倦字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

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晉有屠岸賈屠蒯睢音雖〕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秦郡置守尉監〕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勸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適讀曰謫〕當此之時外内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難乃旦翻〕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強弱曲直〕如使

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徼工堯翻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行也行户剛翻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厮微興衆也師古曰厮析薪者輿主駕車者皆言賤役之人也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為于偽翻陛下以四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覆謂蓋幬也露謂使之霑潤澤也覆敷又翻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樂音洛被皮義翻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如淳曰得其地不足為一日閒暇之娛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

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允信也塞滿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塞悉則翻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使疏吏翻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踰與踰同領與嶺同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相閩越國相也音息亮翻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盛彊今雖勝之後必復來也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

入海皆曰善即鏦殺郢王鏦初江翻短矛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爲于僞翻下同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將即亮翻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與讀曰預乃使中郎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復扶又翻數所角翻而後首誅郢

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處昌呂翻）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被皮義翻）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見賢遍翻下同）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荅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言不可喜漢使好語而入朝也說讀曰悅）則不得復

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是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為主爵都尉按汲黯傳其先有寵於衛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盡食采於汲因以為氏班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濮博木翻　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頻寐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

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奉制詔而行之也漢律矯制者論棄市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静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丞及史任之也漢律太守都尉諸侯内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余據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好呼到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治直吏翻下同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漢太常郎中令中大夫令太僕大理大行令宗正大司農少府為正九卿中尉主爵都尉内史列于九卿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

法黯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少詩詔翻）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折之舌翻）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畧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翻）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數所角翻）終不愈

最後病莊助為請告（為于偽翻）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近其靳翻）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下遐嫁翻）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倍蒲妹翻）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言其輕疾逐水草遷徙若鳥之舉也）自上古不屬為人（不以人類待之）今漢行數千里與之

爭利則人馬罷之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廉有廉隅者也從董仲舒之言也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周末置左右前後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謂之雜號將軍盤洲洪氏曰西漢雜號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則罷不常置也驍堅堯翻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姓譜程本自顓頊重黎之後周宣王時程伯休父入為大司馬封於程者以為氏與司馬氏同出屯鴈門六月罷廣與程不識俱以

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部者軍行各有分部伍者五人為伍也部有校尉伍有伍長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孟康曰刀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刀斗蘇林曰形如鋗無緣荀悅曰刀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索隱曰鋗即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師古曰鐎音譙鋗火元翻鋗即銚也銚音姚緣去聲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淮南子曰斥度也候視也望也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師古曰簿文簿治直之翻下言治同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易以豉翻然虜卒犯之

無以禁也（卒讀曰猝）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樂音洛下同）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

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否音鄙易師卦初六爻辭王弼注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

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鮮息淺翻

夏四月赦天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十七

資治通鑑卷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 起著雍涒灘盡柔兆執徐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雍於用翻畤音止 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 祠竈者祭竈以致鬼物化丹砂以為黃金以為飲食器可以延年方士之言云爾少詩照翻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 高祖功臣有深

澤侯趙將夕景帝三年孫修嗣侯七年有罪耐為司寇少君當是為修舍人班志涿郡有南深澤縣匿其年及其生長謂其生時及長時所居止處也長知兩翻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如淳曰物謂鬼物也更饋遺之更工衡翻遺于季翻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治直之翻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日時時發言有所中中竹仲翻嘗從武安侯飲田蚡封武安侯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坐祖卧翻下同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師古曰識記也式志翻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

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黄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列仙傳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食臣棗大如瓜食祥吏翻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黄金矣藥之分齊齊才計翻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更工衡翻亳人謬忌奏祠太一如淳曰亳亦薄也晉灼曰亳縣屬濟

陰郡予據班志亳屬山陽郡亳作薄謬姓也音靡幼翻與繆同戰國時趙有宦者令繆賢太一者天之尊神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索隱曰樂汁圖徵云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别名春秋佐助期云紫宮天皇耀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大帝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記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雁門馬邑豪聶壹馬邑縣屬雁門郡豪謂以貲財武力雄於鄉曲者聶姓也姓譜曰楚大夫食采于聶因以為氏壹其名聶尼輒翻因大行王恢言

匈奴初和親親信邉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戰國之初代自為一國故曰全代其後為趙襄子所滅代始屬趙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守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長知兩翻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言不示以威故匈奴不知懼也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七日不食及解圍反

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巳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被皮義翻幾居衣翻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數所角翻士卒傷死中國轊車相望應劭曰轊小棺也今謂之櫝金布令曰不幸死所為櫝傳歸所居縣師古曰從軍死者以轊送致其喪載轊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轊音衛此仁人之所隱也隱惻也張晏曰痛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

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墮其城也墮讀曰隳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卷讀曰捲深入長敺難以為功敺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從子容翻衡讀曰横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後戶遘翻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其禽獲也遺于季翻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誘音酉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

以為之備梟堅堯翻騎奇寄翻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埶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考異曰史記韓長孺傳元光元年聶壹畫馬邑事而漢書武紀在二年蓋元年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

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司馬彪曰輕車古之戰車李奇曰將屯主監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為間間古莧翻亡入匈

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縣有令有丞長吏也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縣古懸字通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長知兩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班志武州縣屬鴈門郡崔浩曰今平城界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杜佑曰武州塞在朔州善陽縣界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畜許救翻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師古曰漢律近塞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因保此亭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

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度徒洛翻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重直用翻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下遐嫁翻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如淳曰軍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應說非也逗留止也撓謂屈弱也逗音豆又音住撓奴教翻恢行千

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蚡房吻翻是為于偽翻）上朝太后（朝直遙翻）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尉與慰同）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匈奴與漢人於邊為互市如今之回易場也勝音升樂音洛）嗜漢財物

漢亦閼市不絕以中其意中竹仲翻

三年春河水從從頓丘東南流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為縣本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　考異曰漢書武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此恐誤今不取

夏五月丙子復決濮陽瓠子濮陽縣屬東郡服虔曰瓠子隄名在東郡蘇林曰甄城以南濮陽以北為瓠子河廣百步深五丈水經瓠子河出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復扶又翻瓠户故翻服虔　考異曰史記河渠書元光中河決瓠子東注鉅野注漢書武紀曰瓠子隄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將相名臣表曰五月丙子河決瓠子然則瓠子即濮陽縣境隄名也

注鉅野班志鉅野縣屬山陽郡大野澤在其北師古曰即今鄆州鉅野縣

通淮泗決河之水由鉅野而通泗水由

泗水而通淮也汎郡十六汎敷劍翻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塞悉則翻復扶又翻下同是時田蚡奉邑食鄃奉扶用翻鄃音輸鄃縣屬清河郡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易以豉翻彊其兩翻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　初孝景時魏其侯竇嬰為大將軍武安侯田蚡乃為諸郎諸郎諸曹郎也侍酒跪起如子姪已而蚡日益貴幸為丞相魏其失埶賓客益衰師古曰言素為嬰之賓客

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獨故燕相潁陰灌夫不去燕王定國王澤之孫也夫自太
僕出相之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相息亮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
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以致於尊重也為于偽翻其游如父子然夫為人剛直
使酒諸有埶在已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酒忤丞相數所角翻
忤五故翻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屬橫潁川民苦之夫宗族賓客為摧剥
橫于潁川小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橫戶孟翻收繫夫及支屬皆得
棄市罪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故殺之于市者謂之弃市景帝中元年改磔曰弃市應劭曰先諸死刑皆
磔于市今改曰弃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弃市殺之于市也魏其上書論

救灌夫上令與武安東朝廷辨之東朝謂太后居長樂宮在未央宮之東也令于長樂宮見太后廷辨其是非也朝直遥翻下同魏其武安因互相詆訐訐居謁翻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魏其韓安國兩以為是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吾并斬若屬矣若屬猶言汝輩也即罷起入上食太后上時掌翻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藉慈夜翻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啖也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魏其得棄市罪

四年冬十二月晦論殺魏其於渭城漢法以冬月行重刑遇春則赦若贖故以十二月晦論殺魏其侯此武安侯蚡之意也渭城縣屬扶風秦之咸陽也　考異曰班固漢武故事曰上召大臣議之羣臣多是竇嬰上亦不復窮問兩罷之田蚡大恨欲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共號哭訴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殺嬰按漢武故事語多誕妄非班固書蓋後人為之託固名耳春三月乙卯武安侯蚡亦薨考異曰武安侯傳云元光四年春丞相按灌夫事其夏取夫人五年十月論灌夫及家屬十二月晦魏其棄市徐廣引武帝本紀侯表以為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四年當是三年五年當是四年今從之廣又疑十二月為二月按漢制常以立春下寬大詔書蚡恐魏其得釋故以十二月晦殺之何必改為二月也及淮南王安敗見後十九卷元狩元年上聞蚡受安金

有不順語（見上卷建元二年）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艸　御史大夫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跛也予據漢制大駕則公卿奉引安國蓋因奉引而墮車也墮杜火翻）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薛澤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廣平侯國景帝中二年罪絕中五年復封澤平棘侯班志平棘縣屬常山郡）安國病免　地震赦天下　九月以中尉張歐為御史大夫韓安國疾愈復為中尉

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德景帝子帝之兄也景帝前二年受封師古曰實事求是務得其實每求真是也好呼到翻）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

多與漢朝等（朝直遥翻）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予據獻王傳舊書即謂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書）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向必行也予謂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被皮義翻造千到翻）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予謂對三雍宮者對三雍之制度非召對于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師古曰中竹仲翻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閒王所獻雅聲班表太樂官屬太常肄以至翻習也下遐嫁翻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閒王薨中尉常麗以聞姓譜常姓黄帝相常先之後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也治理也行下孟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謚曰獻王知讀曰智

班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之言事見孫卿子長

知兩翻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晏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曰晏安鴆毒不可懷也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沈持林翻居埶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見上卷建元六年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班志番陽縣屬豫章郡番蒲何翻風讀曰諷劉德曰枸樹如桑

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師古曰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形如桑椹又不長一二寸味尤辛不酢劉說非也崔駰曰按漢書音義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廣志曰枸黑色味辛下氣消穀晉灼曰枸音矩索隱從徐廣音求羽翻唐本本草注曰蒟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劉淵林曰蒟醬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辛香調五藏李心傳曰蒟醬廣蜀皆有之實少類也蜀中者緣木而生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廣中者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其苗如浮留藤取葉合檳榔食之西戎亦時時持來細而辛烈唐蒙所見謂來自牂牁則廣生殆蜀本也蒟醬之味全類蓽撥而蓽撥辛烈尤甚世人唯用蓽撥不用蒟醬故鮮有知者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山

番禺城下南越志曰番禺之西有江浦焉師古曰牂柯繫船杙華陽國志云楚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為牂柯又後漢志注牂柯江中名山武曰牂牁江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水經牂柯水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南流入交趾劉昫曰唐邕州治宣化縣漢鬱林郡之領方縣地也驩水在縣北本牂柯河俗呼為鬱林江即駱越水也蓋廣鬱縣漢亦屬鬱林郡水經所謂交趾界者漢交趾州界也牂音臧柯音歌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時為南越王都廣古曠翻番音潘禺音愚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華陽國志夜郎王竹王三郎之後武帝開為縣屬牂柯郡史記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賈音古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

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桐師西南夷種其地在夜郎之西葉揄之西南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乃上時掌翻說式芮翻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為于偽翻易以豉翻上許之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重直用翻從巴蜀筰關入李文子曰作關在沈黎郡又云在犍為郡界宋白曰眉州青神

縣臨青衣江郡國志漢武帝使唐蒙開西南夷路始此眉州漢犍為郡地作才各翻遂見夜郎侯多同多同夜郎侯之名也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為犍為郡李文子曰犍為郡治鷩元光五年又治南廣水經注曰鷩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有犍山後漢志鷩水過牂柯郡入延江水水經注沅水出且蘭東至鐔城為沅水寰宇記唐播州夷州費州莊州即秦且蘭夜郎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郎縣牂州建安縣有古夜郎城西近施黔東近辰沅皆其境也犍居言翻章懷太子賢曰犍為故城在眉州隆山縣西北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班志僰道屬犍為郡宋白曰古僰國縣有

蠻夷曰道故為僰道今戎州治所康曰僰國在馬湖江唐蒙鑿石開道以通之治直之翻僰蒲北翻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鄭玄曰縣官徵聚曰興今云軍興是也率所類翻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筰之君長華陽國志雅州邛峽山本名邛筰山故邛人筰人界韋昭曰筰縣在越嶲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筰者今為定筰縣史記正義曰邛都西有邛僰山在雅州榮經縣界山岩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凝冰即王尊叱馭處康曰邛都夷其地陷為汙澤因名邛池南人呼為邛河師古曰邛都今之邛州本其地邛渠容翻筰才各翻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

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師古曰今開州夔州等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後漢書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括地志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康曰其人依山居土累石為室至十餘丈駹音厖易以豉翻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張輯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牂柯揵為西夷謂越巂益州也為置之為于偽翻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康曰本葉榆澤其君長因以立號後隨畜移于徙師古曰徙音斯故又號徙榆使疏

吏翻傳張戀翻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斥開廣也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李文子曰若水南至大作入繩水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班志零關屬越嶲郡張揖曰鑿靈山為道寰宇記靈關山在雅州盧山縣北二十里靈關鎮在盧山縣北八十二里零靈通用徼吉弔翻橋孫水張揖曰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康曰一名白沙江李文子曰孫水本名長河水以通卭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為于偽翻天子大說說讀曰悅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阻險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貢父曰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治直之翻秋七月大風拔木女巫

楚服等教陳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厭一涉翻賈公彥曰按漢書婦人蠱惑媚道更相祝詛作木偶人埋之于地漢法又有官禁敢行媚道者上使御史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于市梟堅堯翻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居長門宮長門宮如淳曰長門在長安城東南東方朔傳竇太主獻長門園上以為宮竇太主慙懼稽顙謝上竇太主陳皇后母也稽音啓上曰皇后所為不軌於大義不得不廢主當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懼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初上嘗置酒竇太主

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賜之衣冠尊而不名稱為主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考異曰漢武故事曰陳皇后廢處長門宮竇太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董偃按東方朔傳爰叔為偃畫計令主獻長門園更名曰長門宮則偃見上在陳后廢前明矣）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平樂觀在未央宮北周回十五里高祖時制度卅創至帝增修之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有平樂觀樂音洛觀古玩翻）雞鞠之會（鬪雞及蹴踘也鞠毬也以皮為之鞠音居六翻）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樂音洛為于偽翻）使謁者引內董君是

時中郎東方朔執戟殿下師古曰持戟立列陛側也辟戟而前曰辟頻亦翻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敗補邁翻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師古曰右尊之也思相吏翻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師古曰蜮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蜮也貢父曰劉向說春秋蜮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耳何必遷就魅蜮也予按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鱉三足生

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艸木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水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陸佃埤雅曰蜮一名射工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豎貂易牙皆齊桓公嬖臣也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仲曰願君之遠豎貂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于是復皆召而反之明年公病豎貂易牙相與作亂塞門築墻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豎貂易牙作亂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曰若死者有知吾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絶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揚門之扉三月不葬慶父魯桓公庶子莊公之兄通于哀姜莊公薨慶父弒其子般及閔公欲為亂而不克奔莒莒人歸之縊于客魯乃定父音甫 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未央宮有東闕北闕東闕曰蒼龍東司馬門蒼龍闕內之司馬門也更工衡翻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

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上以張湯為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師古曰見知人犯法而不舉告謂之故縱晉志曰見知而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傳張戀翻監古銜翻　八月螟食心曰螟　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其食後世訛誤因承此語遂謂上計為計偕闞駰不詳妄為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有計偕簿又改偕為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　菑川人公孫弘對

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治直吏翻去羌呂翻斂力贍翻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李奇曰言有次第師古曰逡七旬翻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

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比頻寐翻又音毗和也）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畜許救翻蕃扶元翻）嘉禾興朱屮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

至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方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于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三輔黃圖曰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于署門因以為名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是時巴蜀四郡四郡蜀郡廣漢郡犍為郡巴郡也鑿山通西南夷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罷讀曰疲西南夷又數反數所角翻發

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朝直遥翻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譬之於衣加純緣也折之舌翻爭讀曰諍行下孟翻大說之說讀曰悅一歲中遷至左內史考異曰漢書武紀云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按弘傳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弘其策文頗與武紀元年策文相類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元光五年弘為左內史然則弘之再舉賢良不在元光元年明矣荀紀著於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葛洪西京雜記亦云弘以元光五年為國

士所推上為賢良若此續食之詔在八月則弘不容於今年已為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之於年末耳其策文相類蓋出偶然或者此策乃弘先舉賢良時所對班氏誤以為此年之策疑未能明今從漢紀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與汲黯請閒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說讀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倍蒲妹翻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

益厚遇之

六年冬初筭商車李奇曰始税商賈車船令出筭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漕關東粟徑易易以豉翻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為便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龍城匈奴祭天大會諸部處得胡首虜七百

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敗補邁翻盛時征翻）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師古曰騰跳躍也上時掌翻）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下遐嫁翻）當斬贖為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青本平陽公主家騎奴）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有將帥材（騎奇寄翻樂音洛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夏大旱蝗　六月上行幸雍　秋

匈奴數盜邊數所角翻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為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幾居衣翻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閉也摠一郡之中故曰闔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師古曰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

聞達于天子也行下孟翻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張晏曰謂其不勤求士以報國也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二千石當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為不勝任也勝音升奏可　十二月江都易王非薨非景帝子前二年封汝南二年徙江都皇子據生衛夫人之子也是為戾太子　考異曰漢書武五子傳贊曰建元六年春戾太子生外戚傳衛皇后元朔元年生男據按枚臯傳云武帝春秋二十九乃有皇子與外戚傳合蓋贊語因蚩尤之旗致此誤亦猶五星聚在秦二世末年誤為漢元年也三月甲子立衛夫人為皇后赦天下　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

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考異曰安國死在明年於此終言之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　東夷薉君南閭等共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服虔曰薉貊在辰韓之北高麗沃沮之南東窮大海師古曰南閭薉君名食貨志彭吳開道通薉貊朝鮮置滄海郡陳壽夫餘傳魏時夫餘庫有玉璧珪瓚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所賜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又濊傳漢武帝滅朝

鮮置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氏今不耐濊皆其種也班志樂浪東部都尉治不耐縣歲音濊降户江翻　考異曰史記平準書曰彭吳賈滅朝鮮置蒼海之郡按滅朝鮮置蒼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謀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間靡然騷動

是歲魯共王餘長沙定王發皆薨二王皆景帝子餘以前二年受封淮陽三年徙魯發亦以前二年受封長沙

臨菑人主父偃趙武靈王自號主父支庶因以為氏嚴安無終人徐樂班志無終縣屬右北平郡春秋無終子之國皆上書言事始偃游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

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師之法予據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好呼到翻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委于偽翻積子智翻委積者倉廩之藏也鄭氏曰少曰委多曰積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絶

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辟讀曰闢）以河為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沮將預翻五穀黍稷菽麥稻或曰黍稷秫稻粱）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闕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楨陵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北謂之北河杜佑曰衛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也史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則

與漢書符矣其河自九原東流千里在京師直北漢史即云北河斯則西河之側者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軍載芻蒿今其疾至故曰飛芻輓謂引車船也起於東陲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東陲漢書作黃腄師古曰黃腄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一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杜佑曰腄即今文登縣腄直腄翻又音誰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靡美為翻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

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予謂影隨物而生者也存滅不常難得而搏之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事見高帝紀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師古曰來侵邊竟而驅掠人畜也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

虞夏殷周固弗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畜許六翻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準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重直龍翻觀古玩翻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贍足也離力智翻徼要求也一堯翻末不可徒得

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 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偽也 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 師古曰蕃扶元翻多也 皆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 睢音雖 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師古曰挂縣也 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 自經縊也 死者相望及秦

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西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朝直遥翻降户江翻僰蒲北翻薉音穢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范蠡居于陶自號為陶朱公治産至鉅萬猗頓魯人用盬鹽起與王者埒富然起

窮巷奮棘矜（棘與戟同師古曰矜者戟之把也矜讀曰殣其巾翻）偏袒大呼（呼火故翻）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内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也）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

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樂音洛故諸侯無竟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此之謂尾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尾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數所角翻師古曰復扶目翻重直用翻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埶也易以豉翻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埶而已矣書奏天子

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考異曰漢書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此等事皆在元光元年後蓋誤以朔字為光字耳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横矣遺于季翻横戶孟翻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張晏曰五鼎牛羊豕魚麋也諸侯王卿大夫也孔穎達曰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師古曰五鼎烹謂被鑊烹之誅為主父偃被誅張本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朝直遥翻考異曰漢書武紀曰賜淮南菑川王几

杖毋朝顏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按諸侯表菑川王志在位三十五年以元光五年薨齊悼惠王世家高五王傳皆同此云菑川王志誤也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說式芮翻易以豉翻從子容翻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屮木之萌芽也前日鼂錯是也事見十六卷景帝前二年鼂直遙翻錯千故翻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

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上時掌翻）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班志長平侯國屬汝南郡）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據功臣表）

平陵侯食邑於南陽郡武當縣界音灼曰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按户教翻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下遐嫁翻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括地志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按是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家白曰漢朔方郡治三封縣今長澤縣有三封故城什賁故城今為德静縣治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被皮義翻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僻曲近胡師古曰

斗絶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杜佑曰造陽在今嬀川郡之北辟讀曰辟予讀曰與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初立于建元二年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訾與貲同軹人郭解班志軹縣屬河內郡音止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為于僞翻言其貧不當在見徙之數中音竹仲翻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師古曰將軍為之言是為其所使也此其

家不貧卒徙解家卒子恤翻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師古曰睚音厓舉眼也眦即眥字謂目匡也言舉眼相忤者即殺之也一說睚五懈翻眦士懈翻睚眦瞋目貌二說並通上聞之下吏捕治解下遐嫁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譽音余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斷丁管翻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當謂處斷其罪盖以大逆無道之罪坐郭解也遂族郭解考異曰荀紀

以郭解事著于建元二年按武紀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三年賜徙茂陵者錢當是時衛青公孫弘皆未貴又元朔二年徙郡國豪桀于茂陵此乃徙解之時也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俞又音喻）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陪重也大夫世權晉六卿魯三桓齊田氏是也陪臣執命陽虎之類是也諸侯之臣於天子為陪臣大夫之家臣於諸侯為陪臣）陵夷至于戰國合從連衡（從子容翻衡讀曰橫）繇是列國公子

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埶競為游俠鷄鳴狗盜事見三卷赧王十七年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戹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六年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事見五卷赧王五十七年將即亮翻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搤捉持也音戹腕烏貫翻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于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背蒲妹翻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

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從才用翻濞普懿翻）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覩而慕之雖其陷于刑辟（辟毗亦翻）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季路死于衛侯輒之難仇牧死于宋閔公之難事並見左傳）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見論語）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惡（好呼到翻惡烏路翻）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

之罪人也伯讀曰霸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絶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悦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説三曰遊行說式芮翻行下孟翻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

時埶者謂之遊說要一遥翻色取仁以合時好好呼到翻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敗補邁翻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姧民四民士農工商也姧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毁譽為榮辱不核其真譽音余下同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

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度徒洛翻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犇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趣七喻翻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好呼到翻苞苴盈于門庭聘問交于道路裹曰苞藉曰苴詩箋以果實相遺者苞苴之又曰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左傳注云聘執玉帛以相存問書記繁

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要一遙翻）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覆敷又翻）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設（行下孟翻）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請求也謁告也）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去羌呂翻）禁偽辯絕淫智放百家

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奸奪弟妻為姬殺肥如令郢人（肥如燕之屬縣燕國除入漢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文帝初王澤始封于燕傳子康王嘉文帝九年嘉薨定國嗣盖立四十二年矣）齊厲王次昌亦與其姊紀翁主通（齊孝王將閭文帝十六年受封傳子懿王壽壽傳次昌）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于上曰

齊臨菑十萬户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于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王于況翻）今齊王於親屬益疏（疏與踈翻）又聞與其姊亂請治之于是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游齊及燕趙（少詩照翻）及貴連敗燕齊（敗補邁翻）趙王彭祖懼（彭祖景帝子前二年封廣川五年徙趙）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下遐嫁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

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張歐免上欲以蓼侯孔臧為御史大夫班志蓼縣屬衡山國春秋之蓼國也音了康曰音六未知其何據蓼侯孔聚高祖功臣臧其子也臧自言世修經學蓋謂孔子後也安國為從弟安國孔子十三世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百官表侍中加官得出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座唾壺朝廷榮之從才用翻

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匈奴左右谷蠡王在左右賢王之下谷蠡音鹿黎索隱曰稚持利翻斜士嗟翻鄒誕生音直牙翻盖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於單音丹降戶江翻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數所角翻為罷讀曰疲天子使朱買臣等

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難乃旦翻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弘為布被食不重肉言不重肉味也重音直龍翻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中竹仲翻夫以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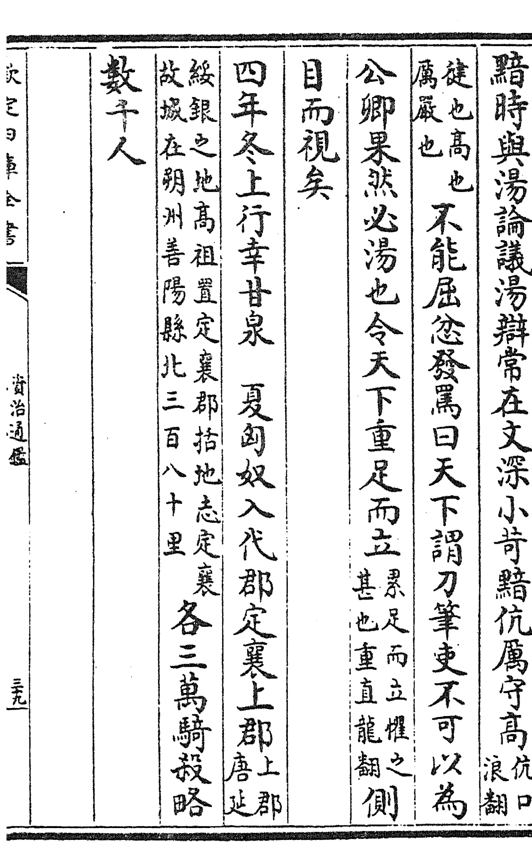
以為謙讓愈益尊之　三月赦天下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卒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彊國（降戸江翻氏音支敦煌張掖匈奴破月氏使昆邪王居之漢開置郡祁連山名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在張掖西北敦徒門翻）匈奴冐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衆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使疏吏翻）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間亡鄉月氏（間古莧翻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至大宛（西域

傳大宛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七十里西南至大月氏所居六百九十里宛於元翻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為發導譯抵康居導者引路之人譯者傳言之人也康居國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為于偽翻傳致大月氏傳張戀翻大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大夏國在大宛西南都嬀水南月氏居嬀水北地肥饒少寇少詩沼翻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一遥翻乃還並南山史記曰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而西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

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並步浪翻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復扶又翻留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父音甫上拜騫為太中大夫甘父為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考異曰史記西南夷傳曰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年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故因是歲伊稚斜立終言之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代郡唐蔚州武州界及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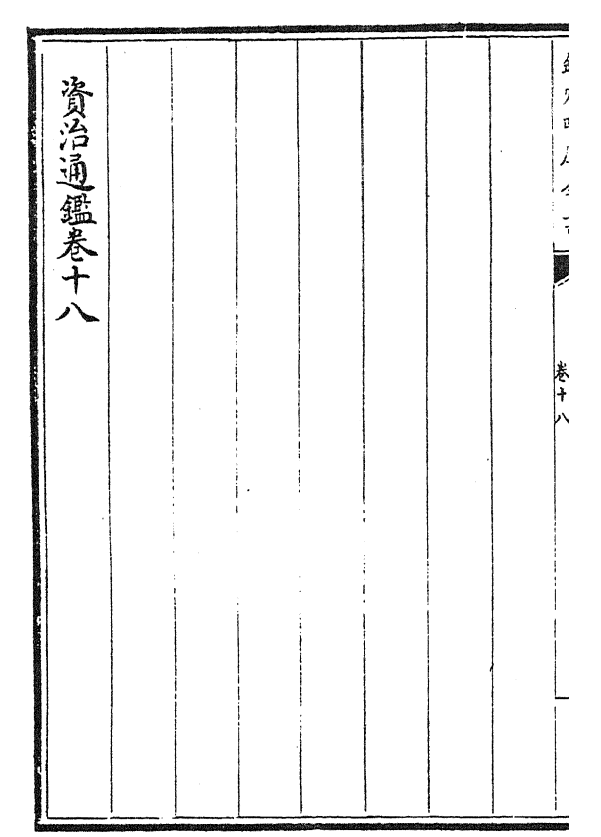
崩武帝母王太后也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師古曰葆與保同令自保守且成其郡縣專力城朔方匈奴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　是歲中大夫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鄉讀曰嚮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為奏讞掾兒本郳姓以國為氏其後去邑以為廷尉掾專主奏讞也兒五奚翻讞魚蹇翻掾俞絹翻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班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漢官曰廷尉獄史二十七人深禍謂持文深刻欲致人於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

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護謂保佑之也其造請諸公師古曰造詣至也請謁問也造七到翻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文深謂持文深意忌謂其意忌前也不專平謂不專於持平也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質對也對面責之也或曰質正也以正義責之數所角翻曰公為正卿漢官九卿之外又有列于九卿者故謂九卿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更工衡翻而公以此無種矣言當誅及子孫種章勇翻



黠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黠伉厲守高伉口浪翻健也高也厲嚴也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累足而立懼之甚也重直龍翻側目而視矣

四年冬上行幸甘泉　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上郡唐延綏銀之地高祖置定襄郡括地志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資治通鑑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舉人臣彭希韓

謄錄監生臣朱　溥